

# 朝鲜的母亲

朴 赫 著    江 森 譯



# 朝鲜的母亲

—— 朝鲜战争中的母亲 ——



---

# 朝鮮的母亲

---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朴 赫著

江 森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上海

박 혁

## 조선의 어머니

---

本书根据 1958 年 8 月号 조선 문학 譯出

朝鮮的母亲

书号 10081

---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紹興路74号)

字数 4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frac{5}{8}$  插頁 2

1964 年 12 月上海第 1 版 1964 年 12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定价 (4) 0.27 元

---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內 容 提 要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朝期間，朝鮮人民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朝鮮的母亲》一剧便是以这一斗争为背景的。

剧本塑造了韓氏、昌颺、庆洙等抗日战士的形象。他们不畏强暴、不畏艰险，前仆后继地同帝国主义作着殊死的斗争。我們从中可以看到朝鮮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以及对他們的革命領袖金日成同志的无限敬爱。

这个剧本献给无数朝鲜的母亲，  
她们为了光复祖国献出了心爱的儿女。

## 人 物

韓 氏

金昌闕——韓氏的长子

金昌涉——韓氏的次子

金凤女——韓氏的女儿

金昌敏——韓氏的幼子

李吉女——韓氏的长媳

崔庆洙——村里的青年

朴英子——村里的姑娘，昌涉的爱人

七 星——村民

游击队员

村民多人

姜区长——地主，日本警察的走狗

姜明武——姜区长的儿子

今 村——警部补①

尹巡警

巡 官

警察多人

---

① 日本警官官阶，本书中的警部补可能是伪派出所代理所长或副所长。

統一書號：10020·10081

定 价：0.27 元



**时 間：**三十年代。

**地 点：**鴨綠江上游某个江边的村庄。

## 第 一 幕

**布 景：**韓氏的家。这是一栋土牆茅屋，孤零零地座落在离村較远的山脚下。舞台一端有一棵大白杨树，通过树后的山径可以走到村子里。白杨树旁有一口水井，水井对面的山脚下斜露出一角磨房。溪水是向那边流的。磨房和茅屋相隔較远，当中有一个土豆窖。晴天从这里可以看得见白头山。

白杨树对面，东北①的群山遙遙在望，近处，日本鬼子的炮台頂从树枝的縫隙里显露出来。其下，弯弯曲曲的鴨綠江象水蛇腰似地繞着这座茅屋所紧挨着的山麓迤邐流去。登上通向村子的山坡，可以俯視奔流不息的鴨綠江。它叙述着許多往事。

季节虽是秋天，因为北方地势高，已經感到寒冷了。

---

① 指我国东北。

幕 启： 将近黄昏的时候。

山雀的叫声似乎加重了深山沟的寂寞气氛。

舞台空着，在一片静寂中，只有水磨转动的声音，使人感到生活的气息。隔了一会，韩氏上。她头上顶着装满土豆的篮子，乍看起来，年纪将近五十岁，由于生活的折磨，显得相当虚弱，不过，高耸的鼻梁和虽然虚弱可是笔直的身板，却说明她的性格象修竹一样耿直和刚强。可不是，她自个儿使劲把顶在头上的篮子放在廊沿上了。

这时吉女头上也顶着一袋土豆跟上，韩氏反而帮助吉女把土豆袋子放下来。

韩 氏 舀一碗水来。

吉 女 是。（走进厨房，拿着一个大碗出来）

韩 氏 （趁吉女在井上舀水的时候到磨房里去看了一下）今天他大概又不回来了！

吉 女 是啊，如果他説定什么时候回来，也就放心了呀！

韩 氏 别耽心，他也許有什么打算。

吉 女 昨天区长又来嚷嚷，説我們还没有完税，又説要收什么欢迎费、接待费。如果他能够早一些回来，给人家一个答复，您也好少操一些心。

韩 氏 一个人操心就够了，还要两三个人都操心嗎？

吉 女 不过……

韩 氏 你把那些土豆埋在窖子里，然后去做晚饭。我再到上边去一下就来。

吉 女 我也要再去搬一趟。(捧起土豆袋子朝土豆窖那面走去)

韓 氏 你别去了! (提着篮子到厨房里去)

[磨房那边的山上，有一队武装警察自得其乐地唱着“我們的幅員广大，綿延千万里……”向这里走来。

韓 氏 (从厨房上，朝那面看了一眼)他們干嗎又象疯狗似地到处乱闖? (說着，拾起篮子逃也似地向相反的方向下)

[警察的队伍过去了。今村把刀当拐棍拄着，跟在后面，向走在前头的队伍喊了一声口令：“停止唱軍歌!”然后走到水磨房前面。紧跟在他身边的尹巡警也停住脚步。

今 村 你們太糊涂了，干嗎让这些东西留下来!

尹巡警 (莫名其妙)哈伊!

今 村 我指的是磨房。马上拆掉! 现在是什么时候? 他們可以碾米送給游击队……要記住金日成的部队就在我們眼面前。懂嗎?

尹巡警 哈伊!

今 村 哈伊什么!这是至理名言!水!(說着，坐在白杨树下)

尹巡警 哈伊! (对着房里)有人嗎? (打开门，說了一句“沒有”，砰地关上門，跑到厨房里去端着一碗水出来)

今 村 (接过水来喝) 味道不錯! 现在我也喜欢这里的水了。所到之处都是青山，每一条山沟都有瀑布。

尹巡警 嘿嘿，原来警部<sup>①</sup>先生还是一位詩人呐!

---

① 日本警官官阶，大于警部补。

今 村 诗人？别不懂装懂！不过，我倒确实喝过一些墨水，读过一些诗。

尹巡警 我们听听也就懂了。警部先生！

今 村 警部，别叫警部！我还是警部补，警部补！

尹巡警 听说您马上就要高升了。

今 村 （苦笑了一下）你也想升官？

尹巡警 嘿嘿……

今 村 （用嘲笑的口吻）老老实实干十年，你就可以当个巡官，还能领到养老金……走吧！（说罢，拄着刀站起来）

〔这时，英子挟着水罐上，发现他们以后，马上停住脚步。〕

尹巡警 英子，你来干什么？

英 子 我来打水。（赶忙跑开）

尹巡警 英子，你！

〔英子没有回答。〕

今 村 她是誰？

尹巡警 下边那家的姑娘。

今 村 下边那家，究竟是誰家？

尹巡警 姓朴的寡妇家的闺女，上过几年小学。

今 村 慢着，这家是什么人家？

尹巡警 五六年前从满洲搬过来的。

今 村 几口人？

尹巡警 老头子一搬过来就死了。有两个大儿子，好象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今 村 有两个大儿子？是从满洲搬过来的，就得注意。  
尹巡警 是。尽管并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但是对于和  
满洲有往来的人家我们一向是严加注意的。早已叫  
区长的儿子监视他们了。

今 村 区长的儿子？好，这种人还有没有？我指的是  
在村子里能说会道的。

尹巡警 有。英子也可以用，还有崔庆洙。他对我们的  
事情很热心，在咸兴上过中学，能说会道。

今 村 崔庆洙？在咸兴上过学？

尹巡警 是。

今 村 他的家乡是这里吗？

尹巡警 您认识崔庆洙吗？

今 村 嗯。我在咸兴的时候，他半工半读，一面上学，一  
面替我家劈柴挑水……如果是他，可以相信……（站  
在山上用望远镜环视四方）首先要把这个磨房和那边山上  
象蟹壳似的窝棚统统拆掉，然后在那个角上安一个  
临时监视哨。

尹巡警 完全正确。

今 村 我要建议在这里也象江那边一样，赶快把集团  
村建立起来。一江之隔，谁知道游击队会在什么时  
候打到这里来。……要先把这儿老百姓的手脚砍  
掉。（自喝得意地）好事要说干就干。走吧！

尹巡警 哈伊！

〔今村和尹巡警从山路下。〕

〔稍停。〕

〔隔了一会，昌闕背着布袋，庆洙也背着布袋、手里拿着一个包袱从山径下面上。昌闕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庆洙三十一、二岁出头。〕

昌 闕 差一点碰上。

庆 洙 我以为他們都过去了，誰知那些家伙又跟在后边。

昌 闕 那个有一道金杠的就是今村嗎？

庆 洙 对。就是那个笑里藏刀的家伙。据說是因为我們將軍的部队朝这一带移动，特地把他調来加强大安警备的。……让我看看带来的东西。

昌 闕 (解开布袋把鋼板拿出来)

庆 洙 了不起，到底弄到了……

昌 闕 大哥，你晓得是从哪里搞来的？

庆 洙 这个……

昌 闕 惠山森林管理所。

庆 洙 (佩服地)怎么搞到手的？

昌 闕 不久以前惠山森林管理所买了一块新的，說这块坏了就扔在仓库里。森林管理所的杨同志把它拿了出來。

庆 洙 (笑着)让我看看！真是灯盞底下反而黑呀！

昌 闕 用敌人的武器打击敌人，是我們將軍的战术。尽管有点坏，擦一擦，换个框框还可以用。

庆 殊 能用。有了这玩艺儿，我们的工作范围还可以扩大一些。……好好收起来。

昌 闕 是。（又把鋼板包起来）

庆 殊 这些布也一并收起来。

昌 闕 （拿着鋼板和包裹走进磨房）

庆 殊 （独自沉思了一会，然后問从磨房里出来的昌闕）放在哪里？

昌 闕 放在米缸里。

庆 殊 从敌人活动的情况看来，事情很不简单。今天夜里一定要把这些布和鞋子送到江那边去。你和勇国一起去。

昌 闕 我？一定去！

庆 殊 放在七星家的布也要搬来。

昌 闕 我們再去一趟。

庆 殊 別忙，天黑以后我送来。

昌 闕 江那边敌人警戒森严，看样子这些东西很不容易弄到。据说一个人规定只能买几尺。

庆 殊 过了江，要在山里等一夜。

昌 闕 为什么？

庆 殊 因为我們比約定的日子早去一天。

昌 闕 晓得了。

庆 殊 別忘記，尽可能多拿点小册子回来。

昌 闕 ……见得着將軍嗎？

庆 殊 这个……

昌 闕 真想跟他见一次面。

庆 洙 你以为只有你有这种心情嗎？誰都想跟他见见面。

昌 闕 大哥，你也一起去吧！

庆 洙 我只有羡慕你的份儿。好象有人来了。

昌 闕 是弟弟妹妹們。

〔凤女带着昌敏上。

〔凤女是十四、五岁的姑娘，手里拿着锄头，刚从田里回来。

凤 女 哥哥，什么时候回来的？

昌 闕 刚刚回来。媽沒有来？

凤 女 马上就来。

昌 闕 (抓住昌敏的手)冻僵了！赶快到房里去暖暖身体。

凤 女 叔叔，什么时候办夜校？

庆 洙 马上就开办。

凤 女 最好快点办。

〔凤女把昌敏送到房里，自己到厨房里去。

庆 洙 那么，你好好准备一下，我呆会儿就来。(轉身要走，看见姜区长从山径上来，突然搂着昌闕的腰，轉过身去)

昌 闕 (莫名其妙)大哥，这是干嗎？

庆 洙 到江边上 去。(大声地)摔跤。(說着，举起昌闕然后故意一起倒在地上)

姜区长 嘿，別摔伤了人！

庆 洙 (揮着灰，站起来)区长，您来啦。



姜区长 你们又不是小孩子，这么顽皮干啥！

庆 洙 我是来舂米的，他神气活现地说自己力气大，所以摔了他一个斤斗。

姜区长 （无可奈何）你就不想多活几年？

庆 洙 （狡猾地）日子实在不好过，能活多大就活多大吧！

姜区长 没事干，就替我家收土豆。

庆 洙 好呀。你得多给些工钱。那么，我先走了。（对昌闕）拜托你了。（下）

姜区长 这个人实在难以理解，尽管是半工半读，也上过一两年中学，谁知是这个样子！（漫不经心地）最近经常到市场上去吗？

昌 闕 哪里，只有卖土豆才去。他也到市场上去卖过土豆，回来以后老是嘀咕弄坏了一身衣裳。

姜区长 衣裳，为什么？

昌 闕 据说谁穿白衣裳，面书记们<sup>①</sup>就要替他撒上些红颜料。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最近到集上去的人似乎少起来了，到磨房来舂米的人也少了。

姜区长 可不是，磨房以前也赚够了。

昌 闕 什么？

姜区长 叫你们今天马上把磨房拆掉。

---

① 面，是朝鲜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我国的乡。面书记，相当于我国的乡长。